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32

12
端卷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

孔氏曰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節氣有早晚立春爲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放此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秦法簡

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爲德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案賈馬蔡邕皆以爲迎春祭大皞及勾芒鄭獨以爲祭蒼帝靈威仰者以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大皞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爲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亦謂靈威仰之盛德也鄭引明堂禮蓋逸禮之篇名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也鄭註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

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此云賞公卿大夫諸侯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嚴陵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臣以迎之於郊焉所以導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唯其自外至故迎之者每於郊焉古者於寒曰迎以客陰故也於暑曰逆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

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陰陽客主之辯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在我而已故通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爲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爲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焉

馬氏曰陰陽合而爲道離而得一焉爲德五行播于四時陳于五行而各得道之一者也故謂之德夫更盛更衰物之復也五行四時還相爲本而各得以其時王焉王則相我者生生我者慶勝我者囚我所勝者死其盛在我矣故謂之盛德所謂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立此而竭彼也故於四立之日告盛德所在焉五行之序不同曰水火木金土者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曰木火土金水者五行相生之序也曰火水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形古者以中春逆暑以中秋迎寒逆暑主陽也迎寒客陰也四時之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寒暑陰陽之盛也方二分之際而逆之迎之則前其氣之未至以待其至也此以四立之日而迎氣於郊非古也先王之時有舍爵策勳者夫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者視人之功而致其賞視人之罪而致其誅夫亦何常期之有

山陰陸氏曰木仁德之盛金義德之盛君子體之方其以仁爲恩則盛德在木方其以義爲理則盛德在金他放此

唯春秋言諸侯朝覲朝當扆而立曰覲如此

盧陵胡氏曰案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初不指言何帝竊以爲蒼帝與大皞皆當祭不必分也鄭取春秋緯圖不經而賈馬等亦大泥矣鄭又以此爲殷禮然王居明堂禮亦何嘗指以爲殷又逸禮亦豈盡足據則此謂之周禮可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孔氏曰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主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稱穰侯范雎蔡澤皆

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爲達言慶賜通達周徧皆是有功可慶者非其人謂無功無德之徒嚴陵方氏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也則必有以相之者焉故特言命相也德貴乎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吊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毋有不當則又惡夫妄予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爲主故也於春則繼之以毋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悅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悅焉亦互相備而已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鄭氏曰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孔氏曰迎春既還行賞已畢乃命大史之官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屬官馮相氏保章氏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不得貸變過差馮相氏則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曆主其筭術也保章氏則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常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唯主變異也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筭曆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所法常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

丘氏曰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舍也宿留止離經歷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經歷爲曆言天子命大史之官歷候日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穿鑿

嚴陵方氏曰月令天所命也王者則繼天以行其事而已故言乃焉若後言乃擇元日乃修祭典之類周官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官府之治即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即此所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

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大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麗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未而已故以司言之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即堯典所言曆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宿之於此離言離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司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盧陵胡氏曰典法若大宰六典八法宿謂日月星辰所居之次天文志云填星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是也若司天推步不職至於宿離其次而不能察則罪不原貸書曰先時者殺

山陰陸氏曰宿離不貸蔡邕曰宿者日所在也離月所歷歷非一度處之詞也歷象以初爲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後耕上帝太微之帝也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于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

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鄭引春秋傳見襄七年左傳彼祈農事此即祈穀彼云郊而後耕此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祈穀與郊一也紫微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前迎春祭蒼帝是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故上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

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王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爾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置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主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于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明王之身但是勸農非實農人故不以耒耜近王也耕藉而曰帝藉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爲藉于畝以共粢盛又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共上帝也案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註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賛王王歆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

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也案上迎春行賞于路寢門外正朝此耕籍勞羣臣于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

嚴陵方氏曰元日者善日也與王制習射上功所言同義詩言三之日于耜蓋建寅之月也故於是月始祈穀焉噫嘻言春夏祈穀于上帝正謂是矣必以元日者求其信善之殖以斷凶荒之害而已皆元日也於祈穀曰以於命民社曰擇何也蓋擇日者有司之事以日者天子之事凡日皆擇而後以之然前言以後言擇者以尊卑之序且互相備也故擇元辰之文其下乃言天子親載耒耜則擇日非天子之事明矣日爲陽辰爲陰祈穀于天所以成物故日用辛耕籍于地所以終功故辰用亥也保介言保民而介其君也方其參君之乘故謂之參保介保介之參乘必有御君之所焉故謂之御間帝籍蓋籍田也以其共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籍夫以千畝之籍自天子至於諸侯其耕止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力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等也且耕陽事也故每用數之奇焉此言天子三推而春秋外傳言王耕一發者蓋一發土而三推之其實一也帥之時及於大夫而推之數則不及者以其卑故不必預拘其數也祭統曰天子諸侯非莫耕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然則躬耕之意以是而已大寢路寢也以路寢爲大則燕寢爲小矣夫耕籍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以酒命曰勞酒也御與御食于君之御同義

山陰陸氏曰言以以前月所上之日也御侍也言以耒耜

置之于參與保介侍御之間參參乘保介車右也保君而甲者也詩曰嗟嗟臣工又曰嗟嗟保介臣工其臣也保介其僕也

黃氏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季秋云藏帝藉之收于神倉蓋所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古者凡祭祀之粢盛自天子達庶人必待親耕之穀宣王不行斯禮號文公諫蓋宣王承厲王之亂禮法廢壞宣王中興幾失其禮賴虢公諫之而得祭祀之正意厲王之亂其禮已亡衰周戰爭暴秦焚珍宜乎未究斯禮也春秋書御廩災蓋是魯侯躬耕籍田以供祭祀粢盛之倉也下續書乙亥嘗者謂災雖焚廩不害嘉穀是故秋祭不闕明祭祀之禮唯躬耕之穀以爲粢盛不以他穀爲祀明矣故穀梁傳曰天子親耕王侯親蠶非無良農女工也

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已自親者也或曰庶人豈拘斯禮禮云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斯豈非庶人之禮蓋天子百官皆行斯禮以明孝道而懼庶人游手惰業棄本逐末之教也況古者近郊則五家爲比遠郊則五戶爲鄰蓋禮法自閭比鄰里之長行之則風行草偃天下雖廣而教一也況周禮載師職云凡一宅不樹藝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一田不耕罰三頃之屋粟一民無職罰一夫之稅一家之役嗟乎斯禮苟行則天下之爲人子者恥不獲祭其先也天下之爲人父者懼不享于祀也咸知農爲邦本食乃民天曠土游民不啻而復上行下效誰曰不從歷代雖亦行之或曰農壇或稱帝社羣儒詳議疑未及此

馬氏曰古者將有事于藉田則齊于齊宮事至則祼鬯饗禮而後卒事則饗膳而班嘗之庶人終食此則反執爵于

大寢者三公諸侯九卿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則非古也
盧陵胡氏曰鄭謂此即郊也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
元日善日也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
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郊特牲又云郊大報
天此云上帝不可以包天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
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此
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大祭故郊則
可以兼祈穀春秋傳郊后稷以祈農事是也祈穀不可以
兼郊詩云春夏祈穀詩豈謂郊乎參謂參乘者保介車右
甲士也御御車者凡三等先儒以保介及御皆謂參乘非
也於時天子左御者中保介右參乘前置耒于參保介御
之間而不近之者明已意在勸農非若神農氏之道與民
並耕者之爲也藉之爲義應劭則云天子耕藉田千畝爲
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
之以奉宗廟而勸農鄭氏亦云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
之田臣瓚云藉蹈藉也本以躬藉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
數說不同案躬耕帝王盛典則謂藉爲典藉可也藉者耕
借也春秋傳云穀出不過藉言借民力所治之田則謂藉
爲借可也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國語宣王不藉千畝漢
景詔朕親耕爲天下先而此云躬耕帝藉則藉是躬親履
踐之義則謂爲蹈藉可也推其至當瓚說爲優
金華應氏曰保介謂神之保右介助乎農事者也尸代神
位故楚茨之詩謂尸爲神保楚詞謂巫爲靈保御者則參
陪而立措之于此間依神以求福也親自車上載而措之
示將親耕也觀臣工之詩曰嗟嗟保介亦又何求則可見
非車右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孔氏曰自此至不感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天地之氣即陰陽也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爲六爻以象之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也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似若陽歸於天故也其實十月天氣反歸於地下鄭註陽氣蒸達亦似陽氣上升者蓋陽氣從下而升據乾體言之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一百一十四篇

嚴陵方氏曰天氣下降則天道下濟故也地氣上騰則地道上行故也和言相濟而無乖同言相合而無異唯其在上者下降在下者上騰故天地之氣和同草木所以萌動也莊周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正謂是矣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慼

鄭氏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相視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

孔氏曰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術遂聲相近學記術有序義同於此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人職文也案匠人云廣二尺深二尺遂人云徑容牛馬田畯舍于郊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也飭正也田事既正又先定準直準謂輕重平均直

謂繩墨得中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農乃不有疑惑故鄭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引夏小正大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畯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盧陵胡氏曰鄭以田爲田畯非也但謂凡趨田者爾

嚴陵方氏曰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蓋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爾故曰脩每歲孟春必脩封疆審端徑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人以其高則爲之丘平而可陵則爲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陂水之使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徙非時而脩之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不可以不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上地所

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阜川澤之宜溪之類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固不必知之也則必有以教道之者焉蓋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雖有以教道之然弗躬弗親則民莫之信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既飭者言皆力田而各有脩治也田事之所以既飭者良由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何也蓋農田一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興於前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以其序也

馬氏曰脩封疆審端徑術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道塗均地域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則五地之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使農官涖而教導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先王之於民也分地職奠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則民志一矣此農之所以不惑也

山陰陸氏曰封疆相續人各脩之而後備言皆嫌有不皆言審者於此致詳焉言善有不善者矣若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此善相者也準直一歲五穀平準之直收穫在後而先定之著人事苟脩天時不能害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爲仲春將釋菜

盧陵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鄭謂爲仲春將釋菜案文王世子云釋不舞則釋菜不爲舞也鄭見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謂二者是一事不知釋菜習舞不同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舍菜大戴禮云萬用入學萬謂干舞足明習舞在學何休云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夏小正夏書也樂亦稱萬禹亦以萬人治水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典樂有常職教學有常時周官大胥以春貌之時合舞以秋言之時合聲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其事皆有以循天之理其聲皆有以合人之情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孟夏習合禮樂仲夏脩樂器蓋秦制也

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仲夏之脩鞉鞞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木爲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金爲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爲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爲主爾於仲丁季春正言樂者則以樂爲陽氣於此習合所以道迎陽氣之盛故也正曰樂則於聲容固無所偏主也且孟春之習舞至仲春則可以合矣止亦謂之習者以釋菜之禮爲略其舞不足以言合故也上丁則上旬之下也仲丁

則中旬之丁也舞吹與樂皆習之以丁者取其文明之盛也合樂止擇吉日以合樂之大一旬之內非一日可爲故也孟春不言日則以方興而習之無時故也季冬不言日則以將罷而合之無時故也孟夏仲夏皆不言日則以文明之盛時無日而非文明故也唯其如是故習合不止於樂而又與禮不止於聲容而又脩其器焉凡以順文明之盛而已然而必入學者以學爲教人之所故也故於習之時每言焉孟夏習合而不言者以兼於合故也或命之於樂正或命之於樂師者蓋謂之正則於樂之事能正之而已謂之師則於樂之道又爲之師焉則重輕之別固可知矣故以其事之重者則命之於樂正也至於大合樂則不言者然以大合吹推之則亦命於樂師可知矣

馬氏曰徒合舞籥焉者大合舞也備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者大合樂也季冬之大合吹命其習於季秋者也季冬之大合樂命其習於仲春者也大胥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而此謂之吹者蓋聲藏於器而吹則以氣名聲其實一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録也毋用牝爲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麛卵爲傷萌幼之類聚衆置城郭爲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爲死氣逆生也

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爲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謂禁

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
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之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爲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
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毋覆巢至毋
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若天鳥之巢則
覆之見晉蔡氏然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天謂生
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
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非以卵庖人秋行犢麛
是也皚氏云掌除骴司農云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
骨皆是掩埋互言耳

嚴陵方氏曰以祭法考之則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
始乃脩之而已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爲言者蓋
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亦見明堂位周驛

剛解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相備也禁止伐木禁
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
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夭麛卵已見王制解凡此所以遂其
生育之性也

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衆毋置
城郭爲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
及其死者也

山陰陸氏曰命祀山林川澤言命不言命某無所不命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
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戎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故不
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剛柔之宜
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

孔氏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
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
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嚴陵方氏曰稱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
苟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矣兵戎之
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特不可以從我始而已老
子曰用兵不敢爲主而爲客蓋不可從我始之謂也故湯
之伐桀言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用兵之義未嘗不然又
況方春之始乎既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
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絶紀欲定也故曰毋
亂蓋聖人所以交三靈而通之者用是道而已然是道也
古今之所同然不必孟春也特以一歲之首故言之爾
馬氏曰一陰一陽道也天以道造始故謂之道萬物得之

而居焉者理也理以是作成故謂之理人位天地之間因
天道因地理而各立己焉者紀也故謂之紀道可由而不
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絶紀可敘而不可亂
盧陵胡氏曰天道若上云司天日月星辰之類地理若上
云土地所宜之類人紀若上云布農事之類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
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
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鄭氏曰行夏令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草木蚤
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之氣乘之
也七月始殺田風爲猋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
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亥之氣乘之也
舊說首種謂稷

孔氏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施之順時則氣序調
釋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以下論政失致災之事
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
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
三才俱應則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
人也十二月之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或先
言天者或先言民者或先言地者爲害重者先言之大略
於文可以意得無義例也亦唯有二才應者二才之中或
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耳行令失之
於前氣則應之於後春夏秋施令有失氣應唯在當年冬
則應在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瓜瓠不成行春令則蝗蟲
爲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爲敗之日是據來
年又錄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
冬孟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夏
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仲
夏則舉冬爲始季夏則舉春爲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
能備說也雨水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以孟春建寅
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巳
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註云四月於消
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
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
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
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
則迭相乘入鄭之所註例亦不同如某之氣乘之或在一
句之下或在兩句之下或在三句之下氣當則言無義例
也國時有恐者巳來乘寅巳爲火故火來寅爲天漢之津

火畏水終不來但訛言以火相恐動耳申之氣乘之者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焚風暴雨總至案鄭註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尅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今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之被逆故爲焚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暴雨也案爾雅扶搖謂之焚謂風之回轉也惡物所以害生氣今正氣旣亂惡物乘之故藜莠蓬蒿並興也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蔡邕云首種宿麥也

嚴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以成位乎其中也苟唯當此一月之令而行彼三時之令則是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矣故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之所召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雨水不時故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已之氣乘之

山陰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之亦早總至同時也並興皆生也藜蓬蒿莠秋草也說者曰此漢儒泥災異之緒言餘論雖行秋令何必爾邪曰天地一人之身是也今小不攝五行相犯而疾病生焉蓋有乘之者矣不入非不熟也熟而不入

新安朱氏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馬氏曰洪範咎徵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蓋君之五事象天之五行一極無皆凶也任失之蕩故若常雨僭失之亢故若常暘豫失之緩故若

常燠急失之躁故若常寒蒙失之蔽故若常風各作於上而其驗見於下者如此故云徵焉儒者讀此誤而曰人事失則天必以其類應故指物辨類曰方春而行夏秋冬令則必以此爲害三時亦然嗚呼其果可必乎以未可必而必之此人君所以聞而不信也後人藉此而爲五行災異之說曰眚祥禍出五事亦欲以警戒人君而卒之不可必也於是人君始怠厭說者之恠迂矣亦何補於警戒之實乎夫洪範以五事爲敬用以庶徵爲念用則所以警戒之亦至矣蓋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驗者哉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鄭氏曰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孔氏曰案三統曆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奎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曆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物降落而收斂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

度其度旣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爲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爲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彊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而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孔安國註云書所舉星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焉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孔氏曰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生夾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爲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十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十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爲五千七百二十七爲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

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
十總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爲寸
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
以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
爲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鄭
引周語者周語註夾鍾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鍾大呂大蔟
夾鍾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
鳴鷹化爲鳩

鄭氏曰始雨水以下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
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
孔氏曰雨水以下四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
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
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鄭以倉庚爲驪黃者案釋鳥云倉
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鶯黃也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鳩搏
穀者釋鳥云鳴鳩鵴鵃鶻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布搏聲相
近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漢初雨水爲二月節後改驚
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
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
始雨水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二
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
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曆之所言者
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
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

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物

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螢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離之叫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爲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鼠之爲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也

山陰陸氏曰凡言始始於此耳據蟄蟲始振始雨水桃始華至虎始交鵲始巢雷始收聲之類不言始容或前此據獺祭魚鴻鴈來倉庚鳴鷹化爲鳩之類桃始華言始稱之

也據夏小正孟春梅杏杝桃則華鳩能鳩聚陽氣蒸變含血使鷙者能仁候之著者也使走者能飛候之尤著者也復化爲鷹不記夏小正曰變而之不仁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山陰陸氏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大室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且曰大廟大室著青陽等皆大廟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曰安萌芽至存諸孤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

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皆順陽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后土者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句龍爲配社之人又爲后土之官也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即元日也吉詰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圜牢也圜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圜圜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案掌囚云上罪梏拳而桎梏拳爲在手梏與拳連文故知梏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童牛之梏牛四足稱梏者牛無手前足施梏也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之爲助陽氣爲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爾圜圜桎梏見文王世子解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獄訟見王制解夫圜圜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

特牲用甲當是異代之禮
金華應氏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爲立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爲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於爲社而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爲教也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爲而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於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爲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

馬氏曰凡植物始茁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爲幼未壯爲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珍滅故曰養幼少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天絕故曰存諸孤凡日始於甲物成於辛日始於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用是以社物成於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於天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則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是而爲解之事也

丘氏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與今註不同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用戊者戊屬土故名誥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郊

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親祭高禖妃嬪從行之事大戴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禖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禖神也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非謂高辛爲禖又毛傳云姜嫄從帝

祠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祈於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案鄭志焦喬答王權言之則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之郊禖後王既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此祭高禖是祭天高禖爲配祭之神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謂配祭之人也周禮媒氏註云禖之爲言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爲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羲也

嚴陵方氏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則包世婦矣以周官內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

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容止猶動靜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孔氏曰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註尚書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大略亦同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

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户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

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秋爲陰中而仲月之節爲秋

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然春分以陽爲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以陰爲主故繼言雷始收聲於發聲言乃於收聲言始蓋乃爲繼事之辭始爲肇事之辭以夫始必有終終則有始故也電光則火光也故始陽中之月始於陽中之月則終於陰中之月可知矣蟄蟲感動啓户始出以感雷而動故也節有驚蟄其義出此孟春言蟄蟲始振則振而已猶未出也至此然後動而出焉亦見彼解唯其以雷發之月而出則亦以雷收之月而入也故後繼言蟄蟲坏户者以此夫雷之發聲也陰陽家可以數推焉故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必先三日則有先甲之意奮鐸則所以警衆也鐸必以木則令民以文事故也奮則奮其力而振之也雷之發聲所以振天之威也聞之者其可以不戒乎有不戒

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恠也不備言百骸九竅之或虧以其感怠慢之氣而孕故如此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凡此皆奮木鐸所令之言也所奮之人亦遒人小宰之類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孔氏曰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也鄭註丈尺曰度以下皆漢書律歷志文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陰陽之氣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陰陽之理寓焉道則體乎天器則用乎人體

乎天者既適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同度量之類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秋之日夜分不曰均衡石而曰平權衡不曰正權概而曰正鈞石者亦相備而已馬氏曰象者天之所爲也器者人之所爲也王者觀象於天然後稽器於人則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故也蓋必待日夜分而同度量權衡者則自舜以來蓋有是法矣石出於衡斗甬出於量權者衡之用也概者量之用也山陰陸氏曰鈞讀如四鍰既鈞之鈞衡石斗甬待權概而後正今鈞衡石角斗甬以正權概變也變者陽事若陰有順而已故仲春鈞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權概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甬

長樂陳氏曰梟氏以駙爲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駙是也律歷志以斛爲量而法備於五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三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爲升升十爲斗斗十爲斛故斛十斗然梟氏之駙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律歷志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鈞其方尺圜外則同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璧羨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爲度尺駙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爲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寸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爲方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梟氏之制旁爲升臀爲豆腹爲駙律曆志之制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臀爲斗腹爲斛蓋內方所以處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高而小臀卑而博故因其小者爲升合因其博者爲斗豆則古之制器尚象豈徒然哉

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駙故駙六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爲升升十爲斗斗十爲斛故斛十斗然梟氏之駙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律歷志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鈞其方尺圜外則同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璧羨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爲度尺駙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爲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寸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爲方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梟氏之制旁爲升臀爲豆腹爲駙律曆志之制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臀爲斗腹爲斛蓋內方所以處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高而小臀卑而博故因其小者爲升合因其博者爲斗豆則古之制器尚象豈徒然哉

律歷志五量止於斛左傳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斛曰藪十藪曰秉四秉曰筥其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角斗甬管于曰角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甬管子之角皆量器也鄭康成以甬爲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脯或作釜庾或作逾區或作鍮升或作勝蓋古字通用禮書是月也耕者小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

孔氏曰左傳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也此耕者謂庶人庶人葦門故知竹葦曰扇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寢制唯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爲言焉寢廟畢備則事死如事生故也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者非若闔扇之小事則於農之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使毋焉

馬氏曰詩曰三之日于耜則三陽之月載始南畝也四之日舉趾則四陽之月皆作而耕矣然此曰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則亦啓其向之塞闢其戶之墐者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

山陰陸氏曰細言闔扇大言寢廟以著其餘蓋或不脩也此之謂畢備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此小大之辨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則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之理而已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鄭氏曰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

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孔氏曰鄭恐獻羔是祭於寢廟故云祭司寒下引左傳祭寒而藏之既藏而祭司寒明啓亦祭之也薦於宗廟謂仲春乃後賦之謂孟夏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鄭註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北陸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西陸謂四月日在昴畢之時固陰沍寒者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朝之祿位謂大夫以上桃去不祥棘則刺禦惡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畢盡賦與之

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

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隸僕祭祀脩寢則薦新蓋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則以重陰方固而達陽氣也藏冰於建寅之月則以少陽尚稟而閉陰氣也開冰於建卯之月則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須冰於建巳之月則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夫開冰陽事也故用羔羊爲大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季春之薦鮪孟夏以瓠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大嘗稻季冬之嘗魚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鮮讀如字擊牲曰鮮言鮮者嫌於不殺知然

者以下云祀不用犧牲據此小祀用牲唯開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
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
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爲季春
將合樂也
孔氏曰孟春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皆以春陽既動萬物
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此習舞即大胥春入學合菜合
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
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凡大合樂註春舍菜合舞秋頒學
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
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
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
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
也孟夏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以仲春習舞習樂命樂正
此則稍輕故唯命樂師此習禮樂亦在學但天子不親往
孟夏又云飲酎用禮樂鄭註飲之於朝正尊卑天子親往
不云樂正文不備也仲夏樂師脩鞉鞞鼓爲大雩帝用盛
樂預脩習也雩帝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以土
王孟秋仲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
者爲將大饗帝也其習吹亦在學樂師習之天子不親往
但文不備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
爲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
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或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
冬大飲烝亦用禮樂在大學天子亦親往季冬命樂師大

合吹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也鄭
以經習舞釋菜連文恐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
菜必知然者案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菜不爲舞
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也引夏
小正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上習舞釋菜鄭不
云爲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爲之不爲季春合樂而
習也仲春習舞雖不爲季春而習但孟春仲春習舞已久
不須更習故知仲丁唯習歌與入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
樂器響也

廬陵方氏曰先儒謂釋菜在合舞之前以大胥先舍菜也
案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則以習舞爲主
大胥先釋菜而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先師則以舍菜
爲主二者先後不同先儒誤矣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
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
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
言則曰祭其實一也餘見孟春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親往視之爲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

耕藉用亥亥爲天倉

山陰陸氏曰凡春習舞皆月習之於此乃釋菜爾據季秋
入學習吹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言用者舞於是用焉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氏曰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
玉帛而已

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
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

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大牢祀高禖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去犧牲爾其它猶在鄭氏謂當祀者以玉帛而已非是即大祀猶用犧牲徒皮幣耳猶以圭璧代之其仁意遠矣

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祀於高禖而獻羔開冰此祀不用犧牲非古也古之制器者尚其象故圭銳而壁圜其備物也致其義故皮以致其文而幣以致其實其用不同不可僭也此月用圭璧更皮幣則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

寇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爲邊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相掠陰姦衆也國旱煖氣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爲災害也

孔氏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大水地災也寒氣天災也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熟地災也民相掠人災也大旱煖氣天災也蟲螟爲害地災也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爲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爲害亦以

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螳仲夏之行春令言螗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孔氏曰案三統曆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案律歷志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律歷志云胃十四度昴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一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酉北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十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

孔氏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十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十益一十爲四十餘有整二十三分十之一整二十者各九分退二九爲十八分十之一者爲三分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十八分以九分爲一十二十七分爲三十益前四十爲七十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十九分十之一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萍始生

鄭氏曰桐始華以下皆記時候也鴽鶉毋螮蝀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

孔氏曰鴽鶉爾雅釋鳥文毋當作牟謂鶽也凡云化者易曰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螮蝀謂之虹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山陰陸氏曰桐始華蔡邕曰木之後華者也稗之故曰始餘已見桃始華解夏小正曰鴽鶉也

馬氏曰田鼠化爲鴽則陰類之應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

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訐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螮焉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爲陰所干而虹見也且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爲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爲將蠶求福祥之

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時美物也

孔氏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衮今薦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鄭云黃桑之服蓋薦於神坐爲蠶求福也知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蠶功既大總祭五方之帝於明堂故鄭云之屬案爾雅釋魚云鮥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鮥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

盧陵胡氏曰案禮記五帝自服大衮不薦鞠衣又於帝言先明非五帝也案此經下云祈麥實安知非祈麥乎蠶桑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

長樂陳氏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后服也其色象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則陰盛色也后蠶服此則率內外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薦鞠衣于先帝則是薦之於神所以告將服之以蠶也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獻尸后亞獻賓客則王祼獻后亞之王藉則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以獻后蠶則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蠶室凡此皆內外相資以成禮者也然則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於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下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

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爲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爲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馬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愼之至宜如此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乃爲麥祈實

鄭氏曰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嚴陵方氏曰乃爲麥祈實者以孟夏農將登麥故也祈其實則慮稼穡之卒瘁故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也芒而直曰萌

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

嚴陵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特出之未爲畢爾萌者非不達也特達之未爲盡爾至於辰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斂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之時故言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賑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鄭氏曰振猶救也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

孔氏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　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王者勸勉諸侯聘問有名之士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

長樂陳氏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在於主故也

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而已乏絕未至於貧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予之也於乏絕曰振之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以言聘名士禮賢者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古者諸侯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勉之固所宜矣名士則有實之稱賢則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則不止於問此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散發極於是月也天子布德行惠至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

馬氏曰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則亦春省耕而補不足之意也然方周之時以鄉師賙萬民之艱阨以司門養死政之老孤其天患民病則又以司救施惠之邦之委積遺人掌之野之粟屋粟旅師聚之則所以待貧窮乏絕者當其時矣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則

所以出滯淹而助陽宣物也然養士以學馭臣以柄者古之道也及夫後世不能一於學然後以私恩聘名士不能用其柄然後以私敬禮賢者是其秦風乎

講義曰古者適有賢士則聘之如舜起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亦各因其所遇而舉之奚拘於季春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氏曰廣平曰原國邑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孔氏曰此既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可決之物故鄭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溝上道路案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是道路之總名與彼別也

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達而通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爲隱塞言窒虛而爲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鄭氏曰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

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罟爲弋
孔氏曰畢所以掩兔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此等之
物四時常有於季春之時不得用耳九門自路門皐門以
内皆宫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者此等門内
雖是宫室或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之矣
嚴陵方氏曰慮其傷乎乳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毋用
餧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以藥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
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記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
國中九經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鄭氏曰無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三田及山林之官鳴
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皆
蠶將生之候也言降于桑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曲薄
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
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
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内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
内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内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
執養宫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較
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
孔氏曰案釋鳥云鶻鳩鶻鶻鶻鶻郭景純云鶻音九物反鶻音
鵴鳩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一名鳴鳩戴勝一
名鵴鳩案釋鳥云鵴鳩戴鴽郭景純云鴽即頭上勝今呼
爲戴勝曲植籧筐案方言云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曲

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註趙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趙養蠶南北東西無所不在今后惟東面採桑故鄭知不常留養蠶也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是常留養蠶者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旣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外內子女者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內子女謂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者是也分繭稱絲是課效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嚴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謂之虞巳見虞人入澤梁解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迓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蠶則席之粗者筐則筥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也只此欲一意於蠶以勸其事而已蠶事旣

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與曲禮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蓋謂是矣此言共服孟夏言給蓋以后妃之繭絲而爲祭服則可以取足焉故曰給祭服不止於郊廟共給止以郊廟爲言者以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廟故也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輭幹有當用脂良善也孔氏曰周禮考工記無工師以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鄭知司空之屬五庫者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

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

但器之材樸總謂之幹故鄭云幹器之木周禮弓人凡析幹止謂弓幹與此異也

嚴陵方氏曰工師百工之師也與孟子言得大木之工師同義故命之令百工焉五庫之量則百工所治之材也故令之使審焉五庫以五材而得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故也先儒遂別而爲五拘矣不謂之材而謂之量者以其材各有所受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庫五兵之庫也此言兵器後言祭器尚禁淫巧如此況用器乎量所容也度其所容爲之

廬陵胡氏曰脂以柔皮革春秋傳腦所以柔物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鄭氏曰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

孔氏曰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因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咸理則使之各治其事也監工日號則慮其惰於事也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講義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苟作爲淫巧其何以諫於上乎此所以使百工咸理治其事而監工日以號令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

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嚴陵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則以其太合故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以不若合樂之備故也於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故也餘見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也

山陰陸氏曰季冬所謂大合樂或言吹或言樂相備也單舉則言吹雜舉則言樂吹非無舞也舞非無吹也合舞合吹非無樂也因其所主言之異爾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録内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孔氏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産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于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産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

嚴陵方氏曰累牛者累繫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之馬善走故以騰言之合牛馬而遊牝于牧則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師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者鄭氏謂秦地寒涼萬

物後動理或然也

山陰陸氏曰言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欲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貞性也即若牡連之以羈馽編之以阜棧亦豈可以少哉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孔氏曰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比天為陰故曰陰氣右行此月初日在胃月中從胃歷昴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石氏星經大陵主死喪

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慝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狂夫為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則欲陰慝之出故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以畢春氣者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以畢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秋於仲月言達者言達其道於外也冬曰以送寒氣者以一歲之往故以送言之亦行之於季月不曰冬氣而曰寒氣者以時言曰冬以氣言曰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其難特謂之大蓋所難而毆之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曰畢曰達曰送言雖不

同皆不過遂其正氣而已春曰礫壤冬曰旁礫者以大難故旁又礫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又何也蓋天子之難爲國而已非自爲之也委之有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矣

山陰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乘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爲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不收高者暵於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兵革陰氣盛也

孔氏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冬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沈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冬之氣爲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棄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爲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爲暘陰爲雨故淫雨旱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山陰陸氏曰春氣尚淺而行冬令爲害猶可深則甚矣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深則又甚矣據首種不入麥乃不熟草木皆肅他放此

鄭氏曰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
孔氏曰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二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嘉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畢者案律歷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昏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二度言昏三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月三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丙丁

鄭氏曰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明爲之佐時萬物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爲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孔氏曰鄭引易證丙丁是著明之義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犁爲火官

孔氏曰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又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杜註云祝融明貌

諸家說見孟春

其蟲羽

鄭氏曰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諸家說見孟春

其音徵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聲調樂記云徵亂則哀其事勤

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清

孔氏曰宮數八十一三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

五十四也數少爲清羽數最少爲極清徵數次少爲微清

徵於清濁爲第四事於尊卑亦爲第四詳見孟春

律中中呂

鄭氏曰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

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

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

孔氏曰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

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二

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奇十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

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

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

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奇一寸分爲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併之總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

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

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總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

爲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爲十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則二十除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十通前爲六寸

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萬九

長樂陳氏說見孟春

其數七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焉祖真於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亦真於主西又扱再祭嚌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尸

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東

之禮

孔氏曰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

鄭註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雷禮文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祀户在户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為之制謂截割心肝皆南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上真於主西設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户云祭內三肺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為內祭三也醴實之於尊祭二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筵前謂初設廟室奧之筵前唯特牲少牢鼎當陳于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設于筵前在菹醢之東其黍稷等設于俎南北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

諸家說見孟春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莠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草絜也今月令云王瓜生苦菜秀

莫生夏小正云王莫秀

孔氏曰案周禮蟈氏鄭司農註云蟈蝦蟇玄謂今御所食蛙也王瓜草絜者本草文此物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

嚴陵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焉王瓜南方之果也而其色赤苦菜南方之菜也故其味苦一則感火之色而生一則化火之味而秀

馬氏曰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邪者也故其爲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爲味苦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

孔氏曰路與服言朱騵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騵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旌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鄭註儀禮云朱則四入是朱深於赤也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鄭氏曰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孔氏曰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

或者諸侯身雖不在遥封之

山陰陸氏曰於天子言無不欣悦於相言無有不當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案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而東郊亦順景風以行賞則疏封於盛夏古之禮也蓋封爵以是時而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其可以待時而賞特其功之常者其非常者自不容緩而馬法所謂賞不踰時是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曰爲將飲酎

孔氏曰不云是月者承上是月立夏之文自此下至必當其位皆立夏之日處分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樂正不嫌也即習樂習舞言樂師嫌樂正不與

講義曰習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爲習孰也合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爲諧和也此特禮樂之文而已

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必當其位

鄭氏曰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

月令未通於古爵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

孔氏曰贊是贊佐之義傑俊或未仕沈滯者故鄭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者

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爲英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

嚴陵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也司馬政官必命之取人者蓋取人將以爲政故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

贊之遂之舉之不可以虛拘也則必有爵以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焉故繼之以行爵出祿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且天子春始出幣帛以聘名士禮賢者和已至此然後行爵出祿焉固其序也

馬氏曰傑者其才特者也俊者敏於德者也佐上利下且爲人臣者賢也苟志於善焉者良也體仁而能元者長也

充實而有光輝者大也爵祿者所以詔王馭羣臣者也此曰大尉非古也

盧陵胡氏曰習禮樂亦在學仲春習樂命樂正此命樂師

輕也遂達也書顯忠遂良長大謂學長德大者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鄭氏曰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也毋起土功發大衆爲妨農蠶之事毋有壞墮伐大樹皆爲逆時氣也

孔氏曰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殖

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也所以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所以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者此也欲其長則勿壞焉可也欲其高則勿墮焉可也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則所以壞墮之也

小陰陸氏曰毋伐大樹雖伐小樹可矣據此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謂其大者也
講義曰南方之火盛德在焉土之所恃以生者亦四季最
旺之時也起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撫土之辰發大
衆則妨農桑之事而違其時伐大木則逆其生理壞其成
材故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鄭氏曰初服暑服
嚴陵方氏曰絺以涼而可以禦暑褖以温而可以禦寒孟
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絺孟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褖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
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鄭氏曰命野虞重敕之命農勉作急趨於農也縣鄙鄉

之屬主民者也
孔氏曰遂人職云五鄰爲鄙五鄙爲縣二千五百家鄙
五百家是遂之屬今鄭云鄉遂之屬經直云遂屬舉遂以
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内官也故循
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内也故曰循而已農亦民
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之勞也故勞之欲民趨其
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事而已都者君子之所居
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
使毋休于都則於農不能無所彊矣故曰勉作也
馬氏曰勸民則勸其爲耕事者也命農勉作則勉其無所
說于都者也彼欲爲而我道之者勸也非其志而我彊之
者勉也

盧陵胡氏曰勞其勞者勸其惰者
講義曰因其時事而教敎之以爲有秋之望農若失其時
而休逸于都市亦何望歲成之有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爲傷蕃廡之氣也
嚴陵方氏曰四時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故也故此
言驅獸毋害五穀焉既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
可田獵而不可大爲之故也若秋獮冬狩則爲大矣
講義曰猛獸多害五穀故驅逐之使歸山林也禮蜡祭迎
虎而祭之爲其食田豕而去害稼之獸也古者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雖夏之時田狩之事有所不免焉蓋爲供乾豆
賓客充君庖之用也若大田獵恐傷蕃盛之物故禁止之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也以嘗食之散其熱也嘗
水畜
嚴陵方氏曰以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黍者
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
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
之故食齊得其宜焉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盧陵胡氏曰麥性蘊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嘗
宣其毒也嘗穀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鄭氏曰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舊說云靡草薺葶
藶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
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出輕繫
崇寬也

孔氏曰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

嚴陵方氏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則孟夏蕃蔞之時其可以不聚畜百藥乎然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則以蕃蔞之時所可採者爲多故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至蓋於時爲夏於麥爲秋故也猶季夏故於是月言麥秋至蓋於時也而祭義言歲既單矣者以贊歲之春之月非歲單之時也而祭義言歲既單矣者以贊歲之大功畢於此故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故也

山陰陸氏曰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毒得穀以養民得藥以攻疾藥所以毒之故聚畜在孟夏穀所以亭之故收斂在孟秋所謂亭毒亭之以温涼毒之以寒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故至是而死蔡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于五罰之類鄭氏引草艾則墨蓋非是然則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是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氣

盧陵胡氏曰案書明審用刑刑無若舜但云毋殺不辜不云刑必秋冬亦不云夏不當刑也有大姦惡於此義在必戮過今日便不可而曰必俟立秋可乎若夫大姦大惡可以議獄緩死則盛夏勿論可也

壁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鄭氏曰后妃獻繭者內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孔氏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內命婦既已獻繭乃收外命婦之賦稅外命婦雖受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己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比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也以桑爲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幼出之時齊同如一皆十而稅一也鄭註國服同者案泉府

云凡賒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皆計繭爲十一之稅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

皇氏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

馬氏曰以桑爲均則上之所征者地守也其收有多寡厚薄則人功存焉以桑爲均則視其地守而已其爲人功之至不至我不爲之增損焉則亦勸其勤而督其怠之術也

盧陵胡氏曰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案天子尊於后妃若

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爲比又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
獻無疑也鄭又謂收外命婦繭稅案內宰職后妃帥外內
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外命婦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
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
樂互其文
孔氏曰酎音近稠稠醴厚故爲醇也詩雝風云爲此春酒
至此始成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
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也
嚴陵方氏曰孟夏之飲酎則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以進
衆物故也唯其進衆故謂之大飲烝焉凡燕樂則必用禮

樂矣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故也飲酎如此則
餘烝從可知也
馬氏曰鄭人謂晉侯曰見於嘗酎與執燔焉則在廟者也
豳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在朝
者也漢酎祭獻金宜亦在廟矣此天子飲酎用禮樂宜亦
在朝矣
廬陵胡氏曰案漢嘗酎及春秋襄二十二年見於嘗酎皆
在廟祭而獻酎食貨志云酎飲酒亦於廟然此不云獻酎
祭廟而云飲者蓋夏月時祭用酎常禮也祭畢則飲故不
云獻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
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
秀草不實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草木蚤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孔氏曰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爲一事蝗蟲爲災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名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爲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莊子言小國入保同義鄙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而爲害則象秋氣之斂藏故也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若是而已感肅殺之氣故草不蚤枯大水敗城郭則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蝗之爲蟲殘物之未不傷其本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爲災者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爲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未故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鄭氏曰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曆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曆五月五日在井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

孔氏曰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

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則爲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爲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總爲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爲一百八十八分是爲積分之數除之爲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爲二寸益前四寸爲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 何氏㝢曰周語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者乾九四是月陽反於下爲復陰生陽中爲姤各應其時所以安靜是安靜神人也陰生爲主陽謝爲賓賓主之象獻酬之禮酢又酬之義也詳見孟春

長樂陳氏曰由殷以前音不過五至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辰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撥七同於是以聲招之而有七音之律故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音所以有七也應鍾陰之終蕤賓陰之始則應鍾變陰而將之陽蕤賓變陽而至於陰此應鍾蕤賓所以爲變也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羶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鄭氏曰螳螂蜋蠰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皆記時候也

孔氏曰案釋蟲云不蜫螳螂蠰其子蜱蛸孫炎云螳螂蠰螳螂一名不蜫李巡云其子名蜱蛸故云螵蛸母詩七月鳴鵙箋云百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

其氣焉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
嚴陵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進未極之時尚爲小矣故於
此言小暑螳螂鵙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
而鳴焉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謂
之反舌然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
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蜋作螳螂生則蜋之有見乎形
者也鵙始鳴則蜋之有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數
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山陰陸氏曰無聲非不鳴也雖鳴無聲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
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鄭氏曰明堂大廟南堂當太室也養壯佼助長氣也
孔氏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

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故於形色如此先王
裁成之道亦養之使成而已
山陰陸氏曰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蓋大化有四春生
夏壯佼秋老冬死亡
是月也命樂師脩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羽調竽笙
竾簧飭鍾磬柷敔
鄭氏曰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
其事之言
孔氏曰鞉或爲鼗周禮註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
耳還自擊鞉者周禮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
鞉導也所以導樂作鞉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
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廣雅云琴長三尺

六寸六分五弦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簫音驕郭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鄭註周禮云管如篷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氏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竽三十六簧笙者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氏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十三分名翹横吹之廣雅云八孔鄭云篪七室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爲聲鍾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音嶡以玉石爲之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氏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分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氏云敔如伏

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鄭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

嚴陵方氏曰脩之所以使治飭之所以使正均之所以使平調之所以使和執之所以待用鞉鞞鼓之與鍾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脩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笙笮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以無聲持執之待用可也故言之別如此

馬氏曰鞉鞞鼓革也兆奏鼓者鞉也應聲者鞞也鍾金也磬石也琴瑟者絲也柷敔木也管簫竽笙笮簧此皆管也聲在中故謂之簧簫植簧於柏竽笙植簧於發干戚戈羽則舞器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韎鞮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孔氏曰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爲雩縱時不旱亦雩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哉故須吁嗟求雨以雩是祭大

當從陽位五天總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大嘽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嘽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也百辟則古之上公國語云鯀爲崇伯而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辟又爲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今鄭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也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

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以非雩月故不雩

長樂陳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亦有先其小而後其大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祫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所以爲尊尊則一而已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百縣雩祀此異尊卑之意也詩稱春夏祈穀于上帝春秋稱龍見而雩則四月也而月令則以仲夏周禮舞師掌教皇舞旱暵之事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舞與歌哭非盛樂也而月令則以盛樂蓋秦制與古異也此龍見而雩者常也周禮言旱暵之事而不言時所以待變也祈穀于上帝大雩也月令言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小雩也考之春秋之法書大事書大雩者蓋亦言大以見小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蓋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雩不必皆於帝也唯雩於帝然後爲大饗百縣謂畿內之邑天子之縣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千里之畿適百縣矣王制謂之天子之縣內者以此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爲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

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此重輕之別也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

馬氏曰山川百源則氣之鍾也百辟卿士則有功烈於民而在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爲民祈穀實者靡神不臻也

山陰陸氏曰雩在四月今在中夏水涸在九月今在仲秋記事之法也舉中則上下見書曰以殷仲春

盧陵胡氏曰春秋雩二十一無書四月雩者以其正月此五月非矣

曲禮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

嚴陵方氏曰雛蓋雞也以吕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者雞以雛爲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爲美爾於配菽之食則又曰雞者日之所食爲常時之所嘗爲暫固不能無貴賤之別也亦見孟夏以氐嘗麥解含桃朱櫻也以其受含陽之色故以含陽之羞者以美物進之可羞於王公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馬氏曰黍火穀也膳食之節或順所養而勿逆焉或制所勝而勿過焉乃所以爲利也

今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

鄭氏曰毋艾藍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毋燒灰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門閭關市順陽敷縱不難物挺猶寬也

孔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故鄭云可別也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辟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益其食挺重囚連文謂增益囚之飯食義當然也

嚴陵方氏曰藍可以染青仲夏方啓灌之時未宜艾故也燒灰者燒物以爲灰也布雖名以陽之道然陰功之所成爾暴謂暴之於日也暴布則以陰功干大陽之事矣挺重囚益其食以暑氣將盛故寬貸之前言出輕繫此言挺重囚何挺亦出也言繫則不必囚言囚則繫可知挺其囚則猶在所繫也故言益其食焉

馬氏曰門閭毋閉利宣也關市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挺重囚益其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山陰陸氏曰帛陰也布陽也凍陰也暴陽也凡養陽氣取適於中而已雖不燒灰亦不暴布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繫騰駒爲其牝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庾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駾攻駒此之謂也

孔氏曰案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

嚴陵方氏曰游牝別羣者以陰生故不欲耗陽也則繫騰駒者所以防其相蹄齧也季春游牝於牧至仲夏別其羣季春合累牛騰馬至仲夏繫騰駒故所宜矣前言馬而此

言駒者繫至於駒則馬可知前言牛而此不言犢者以牛性順無事乎繫之故也班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亟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而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歟且馬火畜也班其政夏固宜矣周官馬職皆列於夏官者亦此之意然於季秋又言之何也蓋夏之政則以養爲主秋之政則以御爲主養於夏然後成於秋成於秋然後可以御故也

山陰陸氏曰游牝則牡可知則繫騰駒爲將乘匹故禁之蓋當是時壯者倦游而少者作矣此自然之理也然則暮年昏官猶欲與少年競是不知止者也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聲謂樂也進猶御見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薄滋味毋致和爲其氣異此時傷人也節者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閒晏安也陰稱安

孔氏曰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旣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猶居也陰旣始萌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樂華麗之事爲助陰靜故止之旣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

案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註謂於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必知緯文作樂爲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作樂不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滋味和調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故薄滋味毋致和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

嚴陵方氏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故晝刻多日浸長陰生於午而其氣促故晝刻少而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北而在東丈其景尺有九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其景丈有三尺以爲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陰陽爭者以陰方來而與陽始遇遇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爲躁寒爲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也止聲色者欲其視聽之專也毋或進者進即詩所謂進御也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故戒之也薄滋味者主物言則曰滋主人言則曰味和謂致五味而和之蓋方齋戒之時苟厚滋味而致和則或昏憒其志意也嗜發乎外欲動乎內皆主於心而已故節嗜欲所以定心氣靜事毋刑者不欲動而有爲也刑雖陰之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爲矣故

君燕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成也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始以生之終以成之故曰成也列子所謂晏陰之間時雖異而義亦同

金華應氏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陽生固貴乎安靜而陰德本靜尤不可有所擾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

孔氏曰釋草云椵木槿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嚴陵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此所以不同也蟬始鳴已見倉庚鳴解半夏生者蓋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是時故因以爲名木堇有別於堇草故以木言之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隕然經或曰秀或曰華或曰生或曰榮何也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生以別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也

孔氏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嚴陵方氏曰夏爲火旺之時南方火旺之方於旺之時而又用於旺之方則其氣太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則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則人爲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古者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亦以是而

巳臺榭之高亦必升也特以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巳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鄭氏曰陽爲雨陰起脅之疑爲雹子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劫亦雹之類五穀晚熟生日長卯之氣乘之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

孔氏曰雹凍天災暴兵人災也五穀晚熟天災百螣地災國饑人災也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

不通則冬爲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熟之時晚螣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末故蟲之爲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晚熟而又百螣時起故其國乃饑也草木零落與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故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衆成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

孔氏曰案律歷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鍾長六寸鄭引周語證林鍾之義案註云坤初六也林衆鍾聚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鄭氏曰溫風始至以下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

孔氏曰蟋蟀生於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案爾雅釋蟲云蟋蟀蛬也郭氏曰今促織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攫搏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仲春言鷹化爲鳩仲秋鳩化爲鷹此云學習者亦自有眞鷹可習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照

嚴陵方氏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季夏故溫風始至也然八風之氣坐於八方以應八節經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而有詳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也溫風即景風也盲風即閶闔風也然景風至以東風而此於仲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餘見

樂記解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者以順時而蟄故也鷹乃學習者以陰浸長故鷙鳥學習攫搏也效彼之爲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腐草爲螢見鷹化爲鳩解

馬氏曰温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極矣而薰然其和也蟋蟀居壁則陰陽始萬物以出入悉與時化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習則陽浸長而始鷙也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

腐草爲螢則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金華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獻人職云秋獻龜魚龜人職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黿龜言取羞物賤也黿皮又可以冒鼓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

孔氏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爲故不言是月也

嚴陵方氏曰四者皆水族也故以之命漁師必於季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燥其皮甲利其耐久故也葦則荻之小者可緯以爲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命澤人納之則以

生於澤故也

馬氏曰周官攻龜用秋時則懼傷其字乳而又待以堅成之時也此用季夏非古也

山陰陸氏曰言於此抑殺氣焉君子退陰而進陽鄭氏謂書於此似誤非是周官秋則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自其取之之時爾與此不同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

孔氏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鄭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命百縣雩祀則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

嚴陵方氏曰四監者天子之縣內監郡之大夫也古者千里百縣縣有四郡郡使大夫監之故謂之四監春秋傳所謂下大夫受郡是也夫神降而爲靈謂之神則遠而尊之也謂之靈則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之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之

馬氏曰四監則郊各以監有受其入也百縣則甸服之內所使納總銍秸服者也既卜而芻焉皆謂之牲將殺而告具焉皆謂之犧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謂祭祀者非獨

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則爲民神之主也故帝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爲民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眞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孔氏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鄭謂染人也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然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此月暑濕染帛爲宜是秦法也周則於夏豫浸沿染纁玄之色也至秋乃總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方秋染夏是也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旌旗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註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赬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

嚴陵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采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故謂之采黼黻見郊特牲解文章見仲秋解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則兩相雜之謂貸則兩相代之謂五色獨不及白者蓋染采必以所受者爲本不言白從可知矣以給郊廟祭祀之服則致美乎黻冕之意而與夫好潔其衣服者異矣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袞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

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然
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與此不同蓋意各有所
主故也
馬氏曰染物爲五色者采也上制而用之下守而行之者
法也昔以是而爲常則其後循焉者故也非其質謂之詐
非其良謂之僞
山陰陸氏曰此亦周制也婦官謂若九嬪世婦之類蓋方
此時繅事旣畢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曰及良日夫人繅三
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之
黃之當此節也鄭氏謂染人也非是故舊法也凡質美則
無所用僞用僞則質實而良善則自然無詐僞矣舜欲
講義曰質良者皆欲質實而良善則自然無詐僞矣舜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且以委左右股肱之臣明之
石不敢輕易者凡以此也若采之施於色者不以法度而
差貸或不質良而僞爲則何以事郊廟神祇何以別貴賤
等級以爲禮服乎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
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
事則有天殃
鄭氏曰毋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靜故興
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縣役以有爲
發令而待謂出縣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
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
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

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

孔氏曰土雖寄王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金火之間位當建未之月故鄭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土主稼穡者種曰稼斂曰穡蔡氏曰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六月主未未值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地坊由天若動地則致于災害故有天殃也

嚴陵方氏曰木之生也則樹及其死也則植此言其方盛故曰樹木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則巡之也斬則絕之也伐則傷之而已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興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

發令而待謂預令之以事而使民有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若先齋之類未主東井爲水故季夏有水潦之理焉蓋物生不可加謂之盛陽出而在上謂之昌以物言則曰盛以道言則曰昌夫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持有守意唯其成故可守也神農之事如此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馬氏曰陰陽以氣相蕩搖則其搖之也乃以成之若人之舉事不時以搖陰陽之氣則其搖之也乃以傷之方是時也養氣方盛舉大事以振而蕩之則能無傷乎稼穡之事神農主之彼以公義持歲功而我以人爲之私舉大事焉是違天而召殃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山以入山者據澤人納材葦變作言舉言雖舉猶不得也據毋作大事以妨農事神農之事與農之事有間矣神農炎帝也變言神農以農之事爲正將持功謂秋成在後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鄭氏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也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以糞田疇美土疆者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墝之地

孔氏曰大雨不云降云時行者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通彼也周禮立薙人使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畜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先芟後燒又畜水浸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沫沸如熱湯漬之鄭引薙人以水火變之者謂火燒水漬變此堉地爲肥也糞壅苗之根也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疆墝磊塊難耕之地也此月可止水漬之乃壅糞之使田美也嚴陵方氏曰土爲火所蒸故潤旣潤則水勝火火反辱焉燒薙行水者燒薙其草以行水道薙謂鬄翦之也水行於燒薙之餘故其利如以熱湯殺草也糞田疇美土疆者蓋言殺草之利也所謂疇者田以井授各有儔故也疆即草人所謂疆檗

山陰陸氏曰疆謂如強梁之強土疆言土之不可化者糞

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

四鄙入保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丘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

孔氏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此地災風欬是天災遷徙是人災丘隰水潦及禾稼不熟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爲水傷含任也丑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也丑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國多風欬則與孟夏言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王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丘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穡以其不熟故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異乎隆冬之時無風而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必待秋焉以感疫厲之氣故早鷙於夏也四鄙入保已見孟夏解蓋山陰陸氏曰國多風欬變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病多

瘧疾多鼻嚏多疥癘於言民爲宜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三

中央土其日戊己

鄭氏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戊之言茂已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

孔氏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窒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二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以爲日名也鄭註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者案考靈耀

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黃道是夏秋之間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道而行是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謂星辰在黃道南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黃道還正位日依常行黃道是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鄭註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爲之佐也

嚴陵方氏曰土每時各寄王十八日故九十日之間戊己之日各有九也以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矣若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歷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事也中央見王制解

橫渠張氏曰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未安五行之氣分主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儒見木金水火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王是以有寄王之說然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兌之間離兌則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犁兼爲土官

孔氏曰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

句龍而爲犁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犁則兼之故鄭註大宗伯云犁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犁兼也

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案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旣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康成失之於前賴達徇之於後皆非也然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犁司地犁旣司地何不可配土蓋犁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犁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犁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句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依左氏句龍配於兩祭不亦宜乎

其蟲倮

鄭氏曰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孔氏曰大戴禮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象物露見不隱藏者以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者鄭皆據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兼言蛇北方兼言鼈是不取五靈也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

孔氏曰案律歷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

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新安王氏曰宮土也故位居中央爲音之主鄭云聲始爲
宮其數八十一屬土以最濁君之象也季夏氣應則宮聲
調然予於此有疑焉夫言其音宮之數誠調樂器之聲也
然先儒謂黃鍾之律九寸爲宮其管九寸於絃則九九八
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之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
之數七十有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之數四十有八羽三
分益一上生角之數六十有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角數
少於宮商多於徵羽其聲在清濁之中故其象爲民如其
說則最濁者爲宮最清者爲羽是一律止有一聲然十二
律皆爲五聲故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則黃鍾爲角大蔟
爲徵姑洗爲羽函鍾爲宮則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
羽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以五聲則上下損益之說以分

五聲似非古人律和聲之本意凡聲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非止一律以定一聲管仲云古之神瞽審於聲者以牛鳴
窖中爲宮雞登木上爲角羊離羣而爲商負塗之豕駭而
爲羽馬鳴於野而爲徵此非可以律求也先有其聲然後
以律調之使聲之大小有節律和聲之義也故舜命夔曰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後八音克諧則樂以人聲爲主
歌人聲也歌則有抑揚高下而五聲依之五聲有洪纖清
濁不可無節故可以六律六呂和之以是播於樂器是爲
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器之有音不過五聲其聲皆合於律
今先論律而後及於聲是豈古人制作之序哉此予所以
不能無疑

律中黃鍾之宮

鄭氏曰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

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

孔氏曰鄭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唯黃鍾宮聲於諸宮最長也黃鍾之調均則黃鍾爲宮黃鍾生林鍾爲徵林鍾生大蔟爲商大蔟生南呂爲羽南呂生姑洗爲角此是黃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具詳之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

長樂陳氏曰黃鍾之宮爲諸宮之長故中央之律應之且五音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而五音之數莫多於宮宮數生於黃鍾黃鍾之數八十一而宮之數亦八十一焉故黃鍾之宮其聲甚濁季夏土王其聲最重應此黃鍾之宮也

嚴陵方氏曰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律以宮爲本以角爲末起於黃鍾而終於中呂起於黃鍾之宮而終於南呂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之宮焉夫宮固土之本音也然必中於黃鍾者以爲建子之律故也蓋子者陽之所生土者物之所成生以成爲終成以生爲始由其終始之相須故其所中如此且以名取義黃言陰之美則土之事也而中央之所中又宜矣然律有正中者有旁中者正中則中其管旁中則中其聲若仲

冬之所中則黃鍾之管也若中央之所中則黃鍾之聲而
已故特言宮焉
盧陵胡氏曰土之聲氣與黃鍾之宮聲合爾聲合則氣合
可知孔氏云土寄王四季無假氣之管者非也管即律也
若無管何云律中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嚴陵方氏曰四時皆指其成數獨中央指其生數者蓋五
行皆所以生成萬物正以生物爲事者土也則不嫌於不
能成矣故特以生數言之
吳氏幸曰中央土以生數言亦猶河圖之數有五而無十
取五爲中也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山陰陸氏曰香牛膋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尅於中央
言其正亦言之法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
夏言焦春在前故也於冬言朽春在後故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
以名室爲霤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
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
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
謂之爲複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
爲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復穴皆開其
上取明故雨霤之鄭註猶中室者後世開牖象中霤之取

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爲中霤也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是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註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開牖象霤故設主於廟室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奥此不言者前祀戶註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騂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閎讀如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

孔氏曰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四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鄭知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黃白不更加他色者以黃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牛土畜者易乾爲馬坤爲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方則有所不足圜則無所不覆此器圜所以象土周布也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絃絃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歷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庚辛
鄭氏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爲日名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
孔氏曰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少皞帝號金天氏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皞氏之子曰該爲蓐收是爲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
諸家說見孟春
其蟲毛
鄭氏曰象物應涼氣而備寒孤貉之屬生旃毛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
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
壞
孔氏曰案律歷志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
今於徵數五十四上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
濁者尊清者卑商聲之濁次於宮宮既爲君商則爲臣也
詳見孟春

律中夷則

鄭氏曰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
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
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孔氏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
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

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爲二百
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爲七百二十九分兩
箇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
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爲三百一十二分益
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總爲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
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
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爲
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
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案周語註
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
法平民使不貸也
長樂陳氏說見孟春

其數九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孔氏曰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云秋爲陰中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爲陽中故正月云春爲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腎爲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秋爲陰中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爲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爲藏之中也鄭註制肺及設盛皆約中霤禮文其他如祭竈禮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體三并設席於奥迎尸之屬也
諸家說見孟春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

孔氏云案釋蟲云蜆寒蜩郭景純云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鷹欲食鳥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祭食祀先神故鄭云示有先也鷹祭鳥之後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嚴陵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爲寒之微而已故於秋言涼風至亦見季夏温風始至解春露則生秋露則殺以其殺故言白蓋白爲金之正故也曰降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亦見始雨水解寒蟬鳴見倉庚鳴解鷹乃祭鳥見獺祭魚解用始行戮則所謂鷹隼擊也戮蓋殺之也

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罻羅矣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況於人乎

山陰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温風温涼言其氣今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皆不食既祭雖食不盡戮而後食之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大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北也軍

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諸家說見孟春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鄭氏曰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

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見孟夏賛傑俊解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者蓋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講義曰此皆叔世徇時令不免於拘而有所不通也方孟秋之月陰氣滋長天地之氣始肅之時也乃命將帥選壯勇之士厲兵戎之具簡練桀俊可以爲將校者有征伐之功可以專任者於是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使之循服固其宜也若夫桀俊之士有功之人簡練之素專任之久則可以責其用命暴慢之徒遠方之不率者如非其時以干天誅寧俟孟秋之時可乎如周宣王之北伐乃在於六月而大雅之作不刺其用兵之非時而乃

美其禦侮之有道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鄭氏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

嚴陵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所有也故曰脩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蓋先王奉時之道固可見矣獄官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又謂之士則欲致其察故也

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既言慎罪邪此又言戮有罪上既言審斷決此又言嚴斷刑者蓋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

嚴則莫敢輕犯上

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贏陰道常乏則不足而縮執爲此者天地也而君人實輔相焉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馬氏曰先王之爲法制也豈他求哉凡以因物而已因物之則義之事也然於其姦也止之使弗爲於罪邪也戒慎之則義之事也然於其姦也止之使弗爲於罪邪也戒慎之勿失則有仁心存焉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則於金用事之

時物有受其戕者可無省乎刑官而謂之理則欲致其順也或謂之士則欲致其察順以理言察以事言其歸一也

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也斷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且其瞻視察審如此非直以傷創折斷深淺大小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也其療之也而愈則其罪又有末減者矣變司寇言理亦以此言必取必於理也前所言刑而已焉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孔氏曰案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嚴陵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

者以其為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鄭氏曰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坊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嚴陵方氏曰陽為出故春主發散陰為入故秋主收斂天之所以示人者則有收斂之道人之所以奉天者則有收斂之事隄坊見季春脩利隄防解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塞隄坊大故欲完而全壅塞小故欲謹而慎凡此所以備水潦而已宮室見曲禮解

廬陵胡氏曰春秋城築皆取定星中為候此非土工之時

坏土堤也螇蟲坏戶亦謂以土增益其穴
講義曰秋之時水潦將降故宜全隄坊使不衝突也謹壅
塞使不決溢以爲害也
金華應氏曰夏氣舒發則脩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
則全隄坊謹壅塞水在天地間最爲流通不可壅之物而
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故脩利而無壅秋
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爲民
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
其義
孔氏曰鄭唯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
行大使毋出大幣爲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巖陵方氏曰割地即射義所謂益以地是也使者使於四
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爲入反賜予人故言出凡此皆
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
容或可矣
山陰陸氏曰言以著封割雖封割可也特毋以是月務封
諸侯割地鄭氏謂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
侯割地失其義誤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
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
民多瘧疾
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
屬冬敗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爲害也十月
宿直營室主武事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

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爲也

孔氏曰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

越語云今吳稻蟹無遺種註稻蟹蟹食稻也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

嚴陵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太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太勝而主殺故也凡以亥之氣乘之也陽元而陰莫能干爲旱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元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爲熱水之氣爲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故也

延平黃氏曰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爲痎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爲咳嗽此自養之失行夏令民多瘧疾此感四時之邪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疾瘍之醫所以養萬民之疾爲之禮義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爲之膳膏齊和使嘗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藏六腑仁民之政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鄭氏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歷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嘉歷八月節

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鄭氏曰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十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

孔氏曰大蔟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爲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

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鬫蚹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孔氏曰秦人謂疾風爲盲風玄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禖爲候故也鄭註凡鳥隨陰陽者鴻鴈之屬也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爲居皇氏即兼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爲居也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鄭云九月所見本異也故云丹鳥羞白鳥鄭註說曰至不盡食皆小正文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經云羣鳥養

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故云二者文異也

嚴陵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山陰陸氏曰鴻雁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羣鳥丹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江陵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鶉鷃鳩鳲鷹鷙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此於古有證矣或疑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爲一候也鷹祭魚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庶羞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橫渠張氏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老之具又養老之禮有祝鯁祝噎正宜用如此

嚴陵方氏曰几杖見曲禮解糜粥足以養老而助其氣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徧行之也几杖之禮爲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惟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郊特牲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爲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爲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馬氏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則順陰義也盛已而

衰壯已而老杖以致其息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鄭氏曰命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爲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也

孔氏曰具備也飭正也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鄭註他服謂戰伐田獵等之服也

嚴陵方氏曰青赤爲文赤白爲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裳之制大至於衰冕之九章小至於玄冕之一章所謂制有小大也衣在上而長裳在下而短所謂度有長短也衣服有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變裳曰服又以見乎必服其事焉冠帶有常者欲其無所變也正言冠帶則以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故也言上下之異用則曰衣裳言大小之異事則曰衣服言男女之異尚則曰冠帶反覆言之者以僭亂之原常生於此故也都人士之刺其爲是歟

馬氏曰冠帶有常則無苟變於昔也所以示民不貳也先王所以壹民德有在於衣服之間故其命司服者如此

盧陵胡氏曰鄭以具飭衣裳文繡有常爲祭服者以禹致美黻冕也以衣服有量爲朝燕服者以禹惡衣服也然虞書言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也又易云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燕朝亦云衣裳矣

講義曰楊子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至於季秋風

已戒寒隕霜至而冬裘宜備故於仲秋命有司具飭衣裘

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